

# 三代人的赶考“神器”

李秀芹

恢复高考的次年,我报名参加高考。母亲那天起得很早,给我烙了两张饼,一张让我早上吃,一张让我带着中午吃。我家离县城有近10公里路,父亲本想借辆自行车送我去考试,但村里唯一一辆“大金鹿”被老家借去了,他儿子结婚,借自行车接新媳妇用。父亲又跑去问村里赶马车的耿大爷,耿大爷说,高考那天恰好要去县城运石料,我坐他的马车去正顺路。

记得那天,耿大爷把我送到考场大门口说,下午他返回时,再来这里捎我回去。那天下午4点半,我走出考场,等了半小时也没见到耿大爷,只好步行往家走。刚到家没多久,耿大爷就赶着马车来我家了,进门就连连道歉,说他路上遇到点事耽搁了时间。

那天晚上,耿大爷专门去村会计家借了块怀表,第二天一早便来到我家,对我父亲承诺,这次保证耽误不了,他也有表了,接我只能提前不能延后。我考了3天,耿大爷用马车送了我3天。后来才知道,那几天大爷本不用天天去县城,但因为我要进城赶考,特意连去了3天。

1993年,侄女参加高考。她平时住校,每周

末回家一次,大哥给她买了辆二手的自行车代步。高考前一周,我将自己新买的自行车借给侄女用,她开心得不得了。高考那天,侄女骑着新自行车,和同学们一起,在老师的带领下赶往考场,中午再由老师带队,返回学校食堂吃饭。

去年,侄女家的儿子参加高考。这次侄女和侄女婿一人开着一辆车,亲自送儿子去考场,连大哥大嫂也一起坐车去了。侄女说,高考是人生大事,必须谨慎对待,不能有一丁点儿马虎,两辆车一起护送,以防万一有一辆车坏了,耽误了考试。

不用侄女说,我都能想象出那阵势。孩子

在里面考,亲友团在外面“烤”,一个个都不敢在车里坐着凉快,站在大门口望眼欲穿,一旦孩子

有突发事件,他们必须做到第一时间让孩子看到自己。

三代人的高考,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赶考“神

器”,一代比一代舒适便捷,时代的进步体现在普通人的生活中。无论何种方式,都体现出大

家对高考的重视,同时也透露出家人和亲朋间

浓浓的关爱和牵挂。

## 拴不住的童年

常永生

小时候,我们总盼着长大,不被父母约束。长大后才发现,一生中最快乐、最幸福、最无拘无束的时光,恰恰是那个盼望长大的、拴不住的童年。

五十多年前,山里的孩子是没有所谓“童年”二字的。童年是城里人的雅称,我们村里,管这段时光叫“野娃娃”。

春末夏秋之际,山里的果园成了男孩子的天然营盘。酸毛杏尚青,孩子们便开始三五成群地“偷袭”果园。尤其是大伏天,午时大人们歇晌,我们却溜出去玩起了“麻雀战”“游击战”“运动战”……看田的伴子爷爷是有名的“飞毛腿”,却被小崽子们耍得团团转,东边刚闻得枝丫响,赶到时却见西边树梢乱颤,孩子们将青杏塞满了嘴,酸得挤眉弄眼。秋天,大红果熟了,我们更是野在山里、疯在树上……

冬春之季,男孩子们最爱玩的就是排出两军阵营,在篮球场上“碰拐拐”。一条腿盘起,用



手扳着脚踝,单腿跳跃着撞向对方,直碰得星星点灯忘了吃饭。

天冷得厉害,可我们呵着霜气玩得更起劲儿,手冻得通红,蹲在地上弹蛋蛋。拇指与食指圈起,对准那花纹斑斓的玻璃球一弹,远远打中,便赢得满场喝彩。

女孩子就文雅多了。踢毽子的,能将鸡毛毽子踢出十来个花样;跳格格的,单腿在方格里蹦跳如蜻蜓点水;跳皮筋的,两根细绳能跳出“大举”“小举”诸般名目。她们穿着花袄儿、扎着小辫儿、系着红绳儿,煞是好看。

那时的我们,虽不知地球是圆的,却把铁环滚得滴溜溜转;虽背不出圆周率,却在弹珠时懂得角度与力道;虽解不了方程,却在翻元宝时明白胜负之机;虽不懂什么叫油画国画,却每天欣赏着山水田野的绚丽色彩。我们的童年是拴不住的,像山风一样自由,像野草一般疯长,像野鹰一样徜徉在天空……

## 黄花初绽丝瓜香

肖林海

“细蔓轻绕篱笆上,黄花初绽丝瓜香。”夏日的清晨,推开窗,一股淡淡的芬芳气息扑面而来。我猜,那是邻居家的丝瓜开花了。

碎步快跑到邻居用泡沫箱做的简易菜地边。果然,几朵丝瓜花正迎着朝霞绽放,明丽而热烈。忍不住伸手轻轻触摸,有一种细腻而柔软的质感,带着自然的温润,恍若母亲温暖的手掌。

每年丝瓜花开,母亲都要把新采的花瓣铺在竹筛里,晒足七个日头作药材用。母亲从小跟着做中医的外公学了不少知识,丝瓜花具有清热解毒、消炎抗菌的作用。

记得三十多年前,我中考的前一个月,因为压力过大经常失眠,荨麻疹也犯了,经常是一身风疙瘩,奇痒难忍,且越挠越痒。这可急坏了母亲,她用风球、丝瓜花煮水给我洗澡,变着法子做丝瓜花菜,比如丝瓜花炒木耳、丝瓜花汤。几天下来,我的荨麻疹居然奇迹般地好了。参加工作后,母亲每年都要给我准备一大包丝瓜花干。

“丝瓜架上绿蔓长,诗句吟来韵味香。”夏日里,丝瓜的藤蔓伸着轻盈细长的触角,轻言细语地绕,顾盼生辉地绕,理直气壮地绕,轰轰烈烈地绕,不到三五天

时间,就把光秃秃的铁栅栏打扮得生机盎然。丝瓜藤蔓的一切努力,似乎都是在为丝瓜花的俏丽绽放而搭建舞台。读师范时,美术老师给我们讲述,齐白石大师对丝瓜情有独钟,作了许多丝瓜的写意画,比如《丝瓜蚂蚱》《丝瓜蝈蝈》等等。大师之所以如此钟爱丝瓜,可能源于他出身农民,对丝瓜等乡间风物充满感情,借丝瓜表达对生活的热爱,和对故乡的思念。

孩童时,父母在田间劳作,我学着母亲的样子,在家里的厨房旁和菜园子四周种瓜点豆。每每看到青绿肥嫩、长短不一、直溜苗条或弯曲有致的丝瓜在藤蔓上荡秋千,心里便乐开了花。母亲心灵手巧,她做的丝瓜汤甜丝丝、嫩滑滑,是我家餐桌上一道必不可少的佳肴。

晚饭后和母亲视频,母亲正在给菜园子浇水。她舀起满满一勺清水浇地,盛开的丝瓜花明晃晃、笑盈盈,和母亲的脸庞交相辉映。这天夜里,读高三的女儿晚自习回来后,声音沙哑,说上了火,喉咙不舒服。我学着母亲的样子,选几片丝瓜花加冰糖煮水,让女儿喝下。女儿熟睡了,窗外,邻居家的丝瓜藤影在墙角摇曳,把岁月的记忆拉得老长,满墙的花间都是浓浓的母爱,给生命以温柔的力量。

## 风吹过清徐

时保进

风吹到清徐。这风从知名的远方来,穿过吕梁山的褶皱,掠过汾河的水面,带着黄土的颗粒与麦浪的私语,轻轻落在清徐老城的青砖灰瓦上。

清徐的风是有记忆的。它记得醋坊里蒸腾的雾气如何染白老师傅的鬓角,记得葡萄架下少女的歌声怎样惊飞了麻雀,记得城墙根晒太阳的老人们数算过的每一个晨昏。这风在文源楼的飞檐下打了个旋,把金代的风铃摇出一串细碎的叮当,像是时光的耳语。

东湖的水面被风吹皱了。这片被当地人唤作“醋湖”的水域,倒映着数百年的酿造史。风掠过时,空气里便浮动着粮食发酵后特有的酸甜。湖边的醋坊里,师傅把刚酿好的醋舀进粗瓷碗中,琥珀色的液体晃动着。我想起汪曾祺写过高邮的咸鸭蛋,食物里藏着的是一个地方的精魂。

风钻进巷子深处。卖醪糟的老妇人掀起棉被,白汽腾起的一瞬,风就把甜香味送到了整条小巷。孩子们举着钱跑来,风掀起他们褪色的衣角。这样的场景,在清徐的黄昏里重复了不知多少年。

葡萄园里,风与叶子玩着古老的游戏。农人说,清徐的葡萄是听着风声长大的。这话不假,你看那藤蔓攀爬的姿态,多像要抓住风的尾巴。收获的季节,风里都是紫色的甜味,工人们的手指被汁液染得发亮,他们的笑声被风送往更远的山坡。

沈从文说:“一个士兵,要不战死沙场,便是回到故乡。”作为一个清徐人,即使身在外地,这风里的醋香、葡萄的甜味、老城墙的阴影,总会让我想起故乡。也许乡愁本就是一阵风,吹到哪里,哪里就成了故乡的替身。

风吹到清徐。它吹过醋缸,吹过葡萄架,吹过老人们的棋盘,吹过孩子们的书包。这风里裹挟着太多故事,有的被记住,有的被遗忘。但风不在乎,它只是继续吹着,把清徐的晨昏酿成一坛岁月的陈醋,把这里的悲欢发酵成永恒的诗行。

风知道,所有来过的都会留下痕迹,所有离去的都将随风归来。在这小小的县城里,每一阵风都是大地的呼吸,每一次想念都是生命的回声。